

恨的決議案。我們務必要確認最能履行對安哥拉的責任的是葡萄牙——也祇有葡萄牙。因此，讓我說明，情形並非像人們所不時認定的那樣幾乎是單方面的。

五二．西班牙代表曾在其聲明〔第一〇九四次會議〕中正確指出，葡萄牙的所作所為有其積極的一方面，尤其是葡萄牙已在近幾月中採行可能證明係屬影響遠大的改革辦法。顯然路途還很遙遠，但是葡萄牙與安哥拉必須要在路上同行前進，卻也是同樣的明顯。聯合王國代表團看到好幾位代表——包括許多來自非洲本身而確實是最能有認識的代表在內——都在此次辯論之中承認安哥拉的最近前途必須要在葡萄牙人的掌握之中，更感安心。

五三．本大會各會員國或許認為——我尤其是想到本決議草案的提案國——聯合王國代表團在對草案

作不正當而或許是苛刻的批評。我不希望我所說的話被人誤解。聯合王國代表團非常誠懇地認為就大體而言這件決議草案的婉和便是以負責任、具有君子風度的方法去應付這非常困難的決心的明證。從我所說的話中就顯然可見這件決議草案的一般內容的確已在若干具體規定中反映了聯合王國政府對此問題所持的及已由我設法加以說明的意見。因此，我們固然對於其中若干段的是否明智殊有疑問，我們卻認為，就一般而言，決議草案的意向是具有建設性的，而其對問題的看法也甚得當。

五四．大會各會員國顯然會知道，在我們看來，對於波蘭與保加利亞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3〕不能作同樣的評語。

午後四時三十五分散會

第一一〇〇次會議

A/PV 1100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GALLEGOS(厄瓜多)：厄瓜多對於安哥拉情勢的立場，已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說得很明白，因此我此次將極為簡略。

二．我代表團以極大的興趣，妥為徹底地研究了依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有了由玻利維亞代表Mr. Carlos Salamanca任主席，與達荷美、馬來亞聯邦、芬蘭和蘇丹諸代表編製的這個報告書，作成了極有用的工作。雖有所遇到的困難，報告書向世界輿論提出了安哥拉的真情勢，其一切慘狀。這是必然的，因為有流血就有悲痛；有壓迫就有怨恨；有窒息人民自決願望企圖，就有無可撲滅的自由火焰，愈圖撲滅這個火焰，它就愈見旺熾，直到殖民主義的最後痕跡自世上消滅為止。

三．我們認為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厥功甚偉，他們所作者符合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所反映的憲章條款與原則，這些決議為信守其人道、基督教及愛好自由傳統的我代表團所支持。

四．我承認葡萄牙代表的發言〔第一〇八八次會議〕頗佳，但在法律上沒有理由，因為他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稱安哥拉情勢是他的國家的國內管轄事項，因之堅持聯合國無權處理的論據是不能成立的。我原想徹底分析那個論據，但是這就要我作很長的發言，而我在發言之初就說過要求極其簡短。其實我實無提出此種分析的必要，因為我們的立場已在我們於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中的投票，在我們支持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一五四二(十五)及一六〇三(十五)，以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¹時已有極及安全理事會。該項立場包括在作慎重法律分析後，承明白的表示。一個非自治領土，而非所謂的葡萄牙的一省。因此我們不能認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稱聯合國無權處理此事的異議為合理。

五．我在結論中首先要指出我們與葡萄牙間的良好關係，向它表示我們希望它能依照現代世界的精神，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迅即開始積極努力予安哥拉以自由及自決，一如其他管理國家對其管理下各領土之所爲。第二，我願乘此機會，在這個發言臺上對聯合王國實施聯合國憲章原則的努力致敬，尤其是它准許爲我們美洲一部分的英屬圭亞那自由所表現的善意及明智。該國不久即將參加我們的行列，參加我們的共同願望與希望，在自由中生存。

六．最後我們對非洲爲爭取自由而戰的人民說，我們信守我們的傳統，擁護他們的鬭爭。我們希望聯合國建立的消除殖民主義的制度能够忠實施行，予各民族以自由；因爲如果不予他們自由，他們就會自己取得自由。

七．我們將支持具有健全宗旨，以公正方式解決安哥拉問題，不致引起憎恨，不再刺激非洲的安哥拉傷痕的任何提案。

八．Mr. GARCIA INCHAUSTEGUI(古巴):我們今日集會處理一個在聯合國各機關中常加討論，並爲之通過了許多決議案的問題。該問題仍未解決，一如我們首次開始討論時的情形。而同時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奮鬥及死亡，以圖取得如我們所代表的政府所行使的獨立國家的權利；他們在奮鬥及死亡，以求實現憲章中爲所有各國人民利益而揭櫫的原則及願望；他們在奮鬥及死亡，而我們卻在高談不休。主席，本組織、國際法律社會，我們全體都受如此殘酷從事的殖民地侵略的影響。殖民主義對安哥拉人民進行的這種方式的殘害人羣是我們現時代歷史的污點。我們容許了殖民主義殺人；我們仍然容許它殺人。殖民主義除其他弊病外，還極其頑強；安哥拉事況充分證明了此說之正確。

九．依照憲章，聯合國宗旨之一爲達致國際合作，解決經濟、社會、文化、或人道性質的國際問題；全體會員國均須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以免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及正義。殖民地政府已有各種機會在某種範圍內適應歷史及現代的要求；向它已提出所有各種呼籲。但該政府拒不接受，堅持同樣的詭辯：“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省。安哥拉人民的鬭爭是葡萄牙的內政問題”。這就是在安哥拉的殖民國家一再重述的令人作嘔的老調。

一〇．然而安哥拉在非洲而葡萄牙在歐洲，二者遠隔重洋，還有稱安哥拉爲省但待安哥拉人爲奴隸的那些人所造成的壁壘。如果關於安哥拉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所有證據仍有未足，如果我們不知道安哥拉是什

麼，不知道殖民地政府是什麼，如果我們不知道安哥拉人民的鬭爭，不知道殖民主義的性質，葡萄牙自承各節已足使我們相信安哥拉是一個殖民地。

一一．歷史是我們關心政治者處理經驗之所。聯合國現有一百零四個會員國，多半因對殖民國家鬭爭而得成爲獨立國。在這種鬭爭中，我們的人民聽到今日葡萄牙政府對安哥拉人民所作同樣的使人生厭的說法，同樣指稱爲國際顛覆活動，同樣的指責。我們的國家多半也是海外省；獨立的英雄們也蒙上與我們現在所聽到者相同的污蔑，那些獨立運動也受到同樣方式的國際破壞。在拉丁美洲開始其獨立鬭爭時，法蘭西方以其小資產階級革命振動世界；建國元勳們圖將那個革命的原則移植於美洲諸國，殖民國家即以此爲藉口，稱我們的愛國志士們爲“法蘭西派”。那時法蘭西是革命思想的一個重要中心。今日卻不然；但是老式及新式殖民主義者甚至不圖更新他們的理論，凡遇一個民族爲求解放、求獨立及求發展而從事鬭爭時，即重述同樣的指控，對因殖民地剝削而起的事件均稱之爲所謂國際顛覆活動。

一二．安哥拉並非葡萄牙的一部分，其唯一的根本原因是能够而且應決定這個問題的安哥拉人民在他們對強大外國軍隊的鬭爭中已作此種表示；這個外國軍隊得有強大國際金融利益及以武器支助世界所有不爭衆望之事的大支撐者美國政府的支持。

一三．對安哥拉人民的戰爭並非一個頑固的殖民主義國家單獨進行的戰爭。它也是強大金融利益進行的戰爭，以圖對發展不足人民的經濟保持全部控制，這種金融利益得有殖民地軍隊及殖民地政府爲它服務。在安哥拉，殖民國家保證對外國銀行團及公司提供廉價原料及奴工。

一四．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 and Corr.1]中所載的若干經濟資料，值得注意。葡萄牙說安哥拉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考慮一下該地區接受“歐洲”文化數百年後，對安哥拉人民有什麼利益。報告書所述如下：

“安哥拉現有經濟情勢的特點是葡萄牙及永久定居該領土的歐籍人民差不多專任經濟事業的管理及投資。沙拉查總理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對國會的演說中承認此點。”

報告書又說：

“非洲人民多數從事僅堪餬口的農業或粗工。”

一五. 據報告書稱, 一九五四年估計約有五十萬安哥拉人住在該領土境外, 移居的主要原因為安哥拉人出外探求經濟機會, 而該國一九五〇年人口調查所得的人口數為四, 一四五, 二六六人。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就此點提供下列情報:

“美國……在一九五九年中是最大的主顧, 所購佔安哥拉輸出的百分之二十五”[A/4978, 第三七一段]。 “輸往聯合王國的主要項目為鑽石……”[同上]。

“一九六〇年對葡萄牙的貿易入超為二九, 六六七, 〇〇〇美元, 對各外國則有盈餘二二, 八八五, 〇〇〇美元。這種情況在過去十年中大體不變。因此安哥拉是葡萄牙的重要外匯來源。”[同上, 第三七二段]。又“棉花雖為安哥拉的主要作物之一, 當地紡織工業並無重要地位, 安哥拉棉產多數運往葡萄牙加工”[同上, 第三八一段]。

一六. 在客觀分析報告書中所載的這些資料後, 我未見如何能懷疑, 從經濟觀點言, 安哥拉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殖民地, 母國可以自它取得一切, 卻毫無給予。

一七. 從社會觀點言, 種族歧視在這個所謂“省”中建立了五類人民, 土著居民處在一位前葡萄牙殖民地官員這種權威人士所稱較實際奴隸制度更嚴酷的勞工制度之下。

一八. 從政治觀點言, 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受到最殘酷的鎮壓, 受到遍及全體土著居民的大舉迫害。殖民地政府認為軍隊、機關鎗和步鎗仍為未足。它有飛機可用, 就用以投擲油漿彈, 造成死亡, 用易燃材料造成的村落亦成為灰燼。

一九. 葡萄牙報紙滿載所謂安哥拉人暴行的報導; 它們充分詳細描寫所謂屠殺兒童, 強姦婦女之說, 捏造更見可怖的情景; 但對葡萄牙軍隊的行為不加一詞, 無視數以千計的死亡, 被摧毀的村落, 及以最現代的武器對不能以同樣武器反擊的對手進行的殘酷戰爭。

二〇. 曾對古巴進行及現仍對古巴進行侵略者在此地發言高談於安哥拉求和平解決; 利用美洲國家制度中的傀儡政府鼓吹制裁古巴並實行進一步片面干涉我國者在此地建議審慎及妥協態度。美國這種對古巴侵略而對殖民主義者侵略安哥拉主張審慎保守的兩種不同態度有什麼理由? 它不會是因為古巴有殖民地或與殖民國家投同樣的票; 我要說這是因為我們古巴人

為反對發展不足而奮鬥, 因為我們消除文盲及種族歧視, 因為我們分土地, 將“各公司”收為國有, 而這一切均在僅距帝國主義大國九十哩處進行。

二一. 看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先生在東點的發言²與美國代表史蒂芬孫先生在大會[第一〇九七次會議]中關於安哥拉問題的發言, 人們會認為這兩位先生代表兩個不同的政府。何等卑鄙的偽善! 全無國際道德! 美國常任代表在大會中說“憲章規定得很明白”; 他繼之引述規定“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的第二條第三項。稍後他說: “在生活於槍劍之下的世界中, 甚至我們的小爭吵亦可擴大而為全面災禍”。然後他說: “如果我們的世界中有任何人認為他的情況特殊, 可以無視國際程序, 可以武力掃除障礙, 他就應該考慮其中的危險”; 他又說: “在我們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在不管如何遼遠的某地的行動必將波及全球, 其影響亦不斷增強。現在已經不復可能期望衝突限於一地”。

二二. 我可以繼續引述美國代表的發言, 但我只要問他如何能像他那樣在這個發言台上發言, 看來似是誠實人, 採用似係虔誠的口吻, 代表美國政府發言, 代表一個其行為與其常任代表在此所說者正好相反政府。

二三. 因為某一國家在用盡一切和平方法之後, 在外國殖民地佔領下解放其一部分領土, 就有人說聯合國有毀滅的危險。有人警告新國家不要協助其被奴役的種族弟兄。這一切全來自美國政府, 為殖民主義張目——就是這個政府以要求拉丁美洲各弟兄共和國投票贊成繼續對古巴侵略, 繼續干涉古巴內政為條件, 換取對它們的貸款。國際敲詐, 不尊重獨立國家, 干涉內政, 均無過於此者。

二四. 關於安哥拉問題, 一如所有其他國際糾紛, 古巴政府所願者為和平解決, 依照憲章原則進行談判, 及和平共處。這也是安哥拉愛國主義者始終堅持的立場, 如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述。安哥拉領導人已表示希望並願意在葡萄牙政府態度許可下, 達成和平解決。

二五. 但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安哥拉的鬭爭是一個殖民國家, 一個強大軍事同盟的成員國, 對爭取獨立的人民的鬭爭。在一個人民爭取獨立時, 除准許這種獨立的談判外, 別無可談。同樣地, 我們必須

²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在烏拉圭東點舉行的美洲組織會員國外交部長諮商會議。

記得我們在聯合國中除完全消除殖民主義外，不能建議任何其他解決辦法，因為這是憲章及本大會各反殖民主義決議案的規定。

二六．我們在人民爭取獨立的鬭爭中有經驗者均知所謂“改革”，只是殖民國家用以拖延獨立的手段。因此我們並不奇怪作為安哥拉殖民國家軍事盟國的美國政府的代表要助成關於改革的幻覺，想使本大會信以為真，其實有無改革尚屬疑問。

二七．葡萄牙本身是一個殖民國家，又與其他殖民國家同為軍事同盟的成員，美國於其中為主要的軍備供應者，其意義即為它們對於在該殖民地已有及正在發生的事況，須同負責任。要像美國代表要我們相信的，以為殖民國家會將其自美國收到的軍備仔細分開，不用以與安哥拉人民為敵，未免太天真了。

二八．在我們關於比塞大問題的發言〔第一〇〇二次會議〕中，我們說過北美洲炸彈落在安哥拉。我們現在要讀一段載於英國及北美各報的國際電報。八月二十日自倫敦發出的報導稱：“據觀察人報星期日版載其駐雷堡市記者來電稱，葡萄牙空軍用以攻擊安哥拉無防衛村落的炸彈來自美國空軍。”該報稱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對距安哥拉與剛果間邊界六十五公里處某小村投擲的炸彈中有一枚標有“美國空軍物資”字樣。我們深知這種標誌。電報又稱：“葡萄牙軍轟炸廣大地區，圖阻止愛國份子前進。”該記者又提到一個兵的談話，說攻擊用的炸彈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來的七百五十磅燃燒彈。

二九．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發自舊金山的另一個電報說：“舊金山紀事報稱美國依北約組織作戰計劃供給葡萄牙的油漿彈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用以毀滅安哥拉村落。”該報發表一位在非洲的北美記者的報導，在描述被空軍轟炸毀滅的村中的可怕痛苦後，說一個燃燒彈的碎片上標有“美國空軍”字樣。

三〇．美國，那當然是美國政府，在東點提出可笑的要求。請拉丁美洲諸國對古巴禁止事實上並不存在的軍火貿易；古巴沒有殖民地，不發動殖民地戰爭，它如果有武器，只是用以自衛、抵抗北美洲的軍事侵略。然而就是這個美國政府繼續供給武器給進行殖民地戰爭的國家。關於安哥拉，它以其自稱對葡萄牙政府提出的可笑意見，企圖規避責任，我引述美國代表的話〔第一〇九七次會議〕：“將美國供給葡萄牙的任何北約組織軍事裝備移用於安哥拉的戰爭，即不符合我們與葡萄牙的軍事防衛協定”。

三一．我們要問在安哥拉的三萬名葡萄牙軍隊用什麼武器？葡萄牙自己有能够裝備這些軍隊的軍火工業嗎？對安哥拉、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及古巴所用的武器均有同樣的商標。它們都是“美國製造”，雖然美國代表自以為他在此地的發言可以免除他的政府的責任及罪狀。

三二．阻止殖民地侵略的一個基本方法為立即停止以武器交付從事殖民地戰爭的殖民國家。

三三．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應立即審議安哥拉問題。我們必須設法制止該地進行反對該國獨立的不義戰爭，並確保大會各反殖民主義決議案及憲章原則均適用於安哥拉。

副主席 Mr. Rossides (賽普勒斯)代行主席職務。

三四．Mr. QUAISON-SACKY (迦納)：我必須立即聲明我代表團不同意在本大會中所稱聯合國無權討論安哥拉情勢，或在非洲或別地其他非自治領土中可能產生的任何情勢之說。聯合國憲章中並未規定有關附屬領土的事項係在專屬國內管轄原則的範圍之內。不管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作何解釋，任何殖民國家無權引用該條來阻止對有關非自治領土的問題的討論。人們同意憲章第十一章有其限制，但該章所載的主要事實為聯合國對附屬領土及人民所負的神聖信託。在通過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中所載的衆所週知的宣言後，大會對殖民地問題所負的責任當然不容爭議。因此，在我們於此間關切附屬領土與人民的命運及前途時，任何代表團均不能在此提出關於管轄權的法律論據。我希望葡萄牙代表能重讀憲章及大會所通過關於殖民地領土的所有決議案，照本組織忠實會員國代表的方式而行動。

三五．安全理事會與大會在過去一年中均據有安哥拉情勢的問題。安全理事會曾兩次以很多時間討論此項情勢，視之為危害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大會於四月中續開第十五屆會時亦然。

三六．如果葡萄牙積極響應了大會於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中的呼籲，我們就無須多花時間辯論安哥拉情勢。那個呼籲是：

“……迅速考慮在安哥拉充分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依照聯合國憲章，採行措施及改革，以便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三七. 如果葡萄牙依照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 採取行動, 此次大會續開屆會就無需舉行。所述行動爲:

“...立即採取步驟, 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 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 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 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三八. 這個情勢須如此時加審議, 即足反映所有的嚴重惡化情況, 並顯示迫切需要依照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並遵照憲章, 予以解決。

三九. 本辯論的主題源自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該決議案則爲包括我代表團在內的四十個亞非國家代表要求將關於“安哥拉之情勢”的項目列入大會議程而引起的討論的結果。該函所述的各項考慮後經載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 其中除其他事項外, 決定指派調查事實的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 其報告書[A/4978]此時放在桌上, 備供審討。

四〇. 可以指出的是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通過了一件決議案, 表示其深信:

“...安哥拉情勢之繼續, 係國際磨擦之實際及潛在原因, 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³

四一. 該決議案亦請葡萄牙依照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行動, 並立即停止鎮壓措施, 給予小組委員會以一切便利, 使能迅速執行其任務。

四二. 雖有這兩件決議案, 安哥拉情勢益見嚴重緊張, 仍爲殖民主義史上血腥的一章。葡萄牙經由恐怖、集體鎮壓及武力, 繼續拒絕承認安哥拉人民自決及獨立的合法權利, 力圖消滅安哥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履行其所謂“文明使命”中, 葡萄牙的顯著成就只是爲安哥拉人民帶來在極羞恥侮辱的情況下的奴役、貧窮及痛苦, 爲殖民地歷史上所僅見。這就是指派小組委員會所要報告的事況。

四三. 我代表團極注意的查閱了該報告書。我們對小組委員在編製這個文件時所採的極端小心及客觀態度, 表示欽佩。葡萄牙未能對該機關給予合作及協助, 以便履行其重要任務, 極爲可惜。我代表團深惜葡萄牙拒不合作。葡萄牙代表團拒不參加此次辯論, 亦堪遺憾。這種行爲對葡萄牙並無好處, 我們希望它的友邦們能够這樣告訴它。葡萄牙如能予小組委員會

以必要的合作與協助, 該委員會即可在現地獲得情報, 它在安哥拉即可使現有的緊張情勢稍見和緩。

四四. 但是, 雖然因爲不能在現地獲得情報, 而使小組委員會不得不採取謹慎及溫和的表達方式, 以致顯有缺點, 但如我所說, 報告書是很有用的。仔細分析該報告書之下, 顯示了許多很重要的結論。

四五. 例如照報告書第四一三段所述, 無可爭議的是“衝突之發生, 是因爲葡萄牙政府拒不尊重安哥拉人民的合法願望, 並圖以武力阻止安哥拉走向自決的進展”。也不可否認的是如報告書第四三六段所述:

“...安哥拉境內的紛擾與衝突主要是土著人民對該領土政府真正怨憤的結果, 其中包括對經濟情形的不滿意, 非洲民族主義的影響, 政治團體羣起覓求糾正怨憤及自決權利, 以及這些團體所受的嚴厲鎮壓。”

該報告書續稱如下:

“紛擾與衝突的結果是喪失了成千上萬的生命, 約有十五萬難民自該領土逃亡, 並造成‘一種真正戰爭氣氛’。其中對葡萄牙人及安哥拉人均多有暴行, 並有恐怖及指控企圖‘消滅’或‘殲滅’種族集團, 這就是殘害人羣性質的種族衝突。”

該報告書在同段中又說:

“事況造成了仇恨, 使恢復平靜及在各種族集團間達致合作, 以求該領土及其人民的進步更加困難。”[A/4978, 第四三七段。]

四六. 因爲葡萄牙不肯合作, 小組委員會未能獲得生命損失的確切數字, 但據已發表的情報稱, 被殺者約有五萬至十萬人。這根本等於集體殲滅及殘害人羣。事實上, 安哥拉的整個景象就是可怕的集體拘捕、酷刑及屠殺。

四七. 葡萄牙代表竟敢對本大會說“恐怖主義實際已經制止”, “治安業經恢復”, “和平與工作已有保障”, “正式軍事行動已告結束”[第一〇八八次會議, 第二十七段]。但小組委員會說: “在過去數日中, 安哥拉情勢未見改善, 反更惡化。衝突使問題更見增加, 情緒更見高漲。”[A/4978, 第四三八段。]如此, 他的話誰能相信?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的倫敦觀察人報稱葡萄牙預算所列此項殖民地戰爭費用約爲二千八百萬鎊。如此, 葡萄牙代表的發言誰能相信? 事實上, 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到的最近的安哥拉民族主義領導人們的報告, 在羅安達被葡萄牙人所殺者有

³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六年, 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 文件 S/4835。

八〇二人，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在委吉又有一，七五二人被殺。這些屠殺均係葡萄牙軍事部隊所為，他們持有機關鎗，任意掃射其所趕來的羣衆。大會當然不容它自己受葡萄牙代表之騙，接受其所謂安哥拉一切安好之說。

四八．本大會聽到若干關於葡萄牙當局所作暴行及屠殺的殘忍事實，例如殘害肢體，包括腰斬、斫手、將人裝在袋中淹死等。這都是發生在安哥拉的事。這些事實報告書中更加重要，其中說：

“...軍事綏靖措施，如轟炸有叛徒集結嫌疑的村落及地區，包括使用油漿彈，致令無辜人士亦遭傷亡，包括企圖越界逃往安全處所的人。”〔A/4978，第一二六七段。〕

報告書續稱：

“小組委員會特別關切的報告與控訴為大量受教育人士為衝突的受害人，對這種人時加鎮壓及報復，因為懷疑他們是土著人民的真正或可能領導人。”〔同上，第一二九段。〕

四九．關於葡萄牙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中舉辦的所謂改革，我代表團不像在此次辯論中發言的若干其他代表團，認為其中並無任何可堪告慰之處。這些措施是很大的欺騙，其中只有虛浮及自欺。小組委員會雖然謹慎，亦不能使它不指出：

“...最近的改革的目的，主要似為抵銷所謂國外的誤解，並用以文飾各項程序。其對改善該領土情況的當前影響...似頗有限。”〔同上，第四六七段。〕

甚至多所誇張的廢止一九五四年法規亦復僅係空談，因為在仍有其他法律所規定的社會、教育及金融禁令及限制時，關於政治權利的法律差別，雖經廢止，安能有任何意義？

五〇．政治權利在行使時如有許多條件限制，使之僅限於極少數的人，或如Mr. Duffy 在外交季刊最近的一篇文章所說的情形，這種紙面的政治權利平等就顯然沒有意義。Mr. Duffy 先生說：

“...葡屬非洲〔包括安哥拉〕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是有選舉權的葡萄牙公民；他們沒有公民權利，在法律上認為受國家監護，由從前稱為殖民地部而現稱海外部的官員管理下的‘土著政權’管理。”⁴

⁴ 外交季刊，一九六一年四月，第四八四頁。

Mr. Duffy 又說：

“非洲人並無政治權利。這種父道主義對非洲人民亦無多少利益。安哥拉生活費用...與約數每月六美元的平均工資相差極遠。非洲人識字者不到百分之三，教育極差；非洲兒童獲得三年以上所謂基本教育的機會很微小。在城市、大鎮及若干教會站之外，很少有衛生服務。部分由於必要，但部分亦因故意如此，非洲人留在中古世紀愚昧及孤立的世界中。”⁵

Mr. Slim (突尼西亞)同任主席。

五一．對安哥拉人民的不人道及不公道待遇亦反映在種族歧視及強迫勞動之中，這就是衝突的近因。我再引述小組委員會報告書：

“小組委員會聽說安哥拉不滿意的主要原因是‘土著’與‘非土著’即過去所稱‘不文明’及‘文明’兩種身分的基本區別，以及因此而生的行政辦法。歐洲及非歐洲生活方式的基本差別遍及生活的所有方面，是各種歧視行為的根據。”〔A/4978，第二〇三段。〕

關於強迫勞動，報告書強調下文：

“據稱經由招募人招募勞工的某些方式...全如‘強迫勞動’。”〔同上，第二五三段。〕

五二．因此，我們看到此地有一種情勢，即葡萄牙雖為禁止強迫勞動的各項國際公約的當事國，實際上卻實行此項辦法，為其安哥拉殖民地政策的基本因素。我們從報告書第二六二段得悉築路工人時無工資，有時且不給予工具。此項調查結果與此問題各權威方面所述者相同。Captain Galvão 於其有名的一九四七年致葡萄牙政府報告書中所述如下：

“在某種意義下，此種情勢且劣於奴隸制度。在奴隸制度時代，購買土著居民有如牲畜，但主人加以照料，一如其照料牛馬。現在土著居民不供出售。他雖然號稱自由，卻可以向政府轉僱。僱用他的人不管他生病或死亡，因為如果他生病或死亡，另外僱人並不困難。”

五三．另一位權威人士是在安哥拉有廣大經驗的監理會教士 Reverend Malcolm McVeigh，他在論葡萄牙官方否認強迫勞動之說時稱：

⁵ 同上，第四八六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哥拉本地沒有人會想到否認確有此事。當然，對於如此常見的事圖加否認，那是沒有用的。”

五四．事實上，報告書本身提供了關於有計劃剝奪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充分證據。以下文一段為例：

“許多控訴說到剝奪人權、濫用權力及高壓手段，尤以地方行政官員為最。”〔A/4978，第一四二段。〕

又記得報告書說：

“……不管其官方目的如何，安哥拉的若干立法及行政辦法……似有對土著居民加以歧視的效果，且剝奪或限制”其“對許多基本自由及人權的享受”〔同上，第二三〇段〕。

任何人看到報告書第二二一段至第二二三段會不大為震驚嗎？這幾段論到極高的“常年人身稅，過去稱為‘土著’或‘土人’稅”，不繳稅者所受的懲罰，及甚至作工養家者因不繳稅而坐牢時，他的妻子家人們須照數納稅。

五五．小組委員會亦以報告書的很多部分論及該領土經濟情形，極堪讚許。報告書明顯暴露了在安哥拉推行的典型殖民地經濟剝削的毒害程度。該領土的原料及初級商品不但均由葡萄牙以遠低於世界水平的價格強迫收購，而且屬於安哥拉人的土地亦等於被徵收，並利用強迫勞工，改作生產這些產品之用，一切均為葡萄牙的利益，而有害於安哥拉人民。更妙的是在經濟剝削之外，又估以有計劃的移民方案，各報對此均有報導。據這些報導稱，葡萄牙人所規劃的長期解決辦法之一為以數十萬或數百萬的白種移殖民集體移居安哥拉，以現在安哥拉服務的徵兵開始。小組委員會在報告書中備悉設立省定居委員會，其目的為增加“歐裔葡萄牙人”在葡屬非洲定居，視之為高度優先事項。

五六．這就是安哥拉問題的真相。一些外來的歐裔少數移殖民有計劃地在安哥拉蹂躪人類尊嚴與正義達四百多年之久。在這一切情況下，人們很可以問葡萄牙如何能保持其對安哥拉的控制。答案不難找。我在一九六一年曾於安全理事會中引述過，我現在要再行引述迦納總統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對國會所說的話：

“葡萄牙維持其殖民地獨裁制度的立場，因它為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會員國而大見增強〔它自

該組織取得用以屠殺安哥拉無辜男女老幼的武器〕……葡萄牙之所以能够進行這個殖民地戰爭，完全是因為它基本上得有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支持。如果這種支持在明天撤除，葡萄牙被摒於北約組織之外，它的殖民地統治即將於次日崩潰。北約組織各國如果能犧牲它們與葡萄牙結盟而得的極不可靠的軍事利益，藉以結束非洲一個不可容忍的政權，豈不大為值得？”⁶

五七．我或須說明迦納不一定是反對北約組織或其他軍事同盟。事實上，如迦納總統所指出：

“迦納現時對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批評與其防衛方面的性質完全無關。我們的控訴是該組織的某些會員國似係利用其在該組織內的地位，取得武器及財政援助，供特別是在非洲的最壞的一種殖民地壓迫及鎮壓之用。”⁷

五八．又近至一九六一年八月，Davidson 教授在“新政治家”中寫道：

“關於葡萄牙在安哥拉曾經並仍在使用北約組織軍備，不可能有真的疑問。如果沒有這種北約組織供應品，葡萄牙人絕對不能運用其曾經並仍在對非洲男女老幼使用的飛機武器及破壞技術。在北約組織各國中，只有挪威拒絕賣軍火給葡萄牙；因為如外交部長 Lange 於六月二十一日所說，‘挪威認為西方國家同盟中有一個會員國圖以武力保持殖民地，即為整個同盟之累’。”⁸

五九．我代表團深知許多供給北約組織武器的國家曾宣稱它們供給葡萄牙武器，並無意以之在葡萄牙領土內作鎮壓之用。但是意思並不够，尤其是因為大會在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正文第八段中明白規定：“復請各會員國拒絕對葡萄牙給予可用於壓制該國各非自治領土人民之任何支持與協助”，那就是說葡萄牙控制下的各領土。

六〇．同樣地，像麥米倫先生作那種保證，僅宣告運往葡萄牙的軍火及器材祇運往葡萄牙母國而非其海外屬地時，那就很難不抱歉指出其未作任何附帶聲明說將採取步驟，以便阻止將這種軍火及器材自葡萄牙母國移至海外領土。

⁶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第九五三次會議，第二十一段。

⁷ 同上，第二十二段。

⁸ 新政治家，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一日，第一七八頁。

六一．關於美國，我們歡迎史蒂芬孫先生的發言〔第一〇九七次會議〕說它要求並取得葡萄牙的保證，說葡萄牙不使用美國供給的北約組織軍事裝備；但是我代表團不惜被稱為重彈老調，卻要指出在我適纔引述的決議案規定中，為所述目的不對葡萄牙給予協助的義務完全在給予國；就聯合國而言，葡萄牙如有任何背信之處，必須由這些國家負全部責任。因此我們要再一次促請其他北約組織國家做挪威的良好榜樣。

六二．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無非反映安哥拉人民本身的希求與願望。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十六段證明了它確實如此，該段所述的事實為此項運動雖因非洲自由及獨立運動的增長而大受鼓勵，但叛變係在當地組成，且為真正怨憎的結果。但在空圖拒抗無可拒抗及無可挽回的解放人民，使其脫離外國征服、控制及剝削的過程中，葡萄牙繼續對安哥拉民族主義者採取武裝行動及鎮壓措施。

六三．聯合國現在必須堅決正視葡萄牙行動的挑戰。僅以空言指責葡萄牙及安慰安哥拉人民是不够的。所需要者是堅強行動，勸告葡萄牙認識其行動的錯誤，否則即須接受其後果，其結果只是慘痛、仇恨及破壞。事實是迦納共和國堅決主張安哥拉自葡萄牙壓迫及鎮壓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來，迦納將在聯合國內外竭盡所能，協助安哥拉人達成其正當願望，這就是獨立。

六四．我們看到在這個辯論中有些發言人就使用武力的問題對我們說教，以溫和為訓。我們也不願意以武力取得合法的權利。事實上，非洲各國無需聽取關於暴行及戰爭罪惡的訓詞。但是我代表團所要強調的是與一條平靜河流在水流被阻時突轉洶湧相同，無可拒抗的民族主義洪流在受到鎮壓時即轉取猛烈攻勢。應該正告停止其兇暴行為者是以武裝行動鎮壓自由鬪士的葡萄牙及其他殖民地國家。殖民主義的最後殘跡一經自非洲及世界上消除，衝突、暴行及武裝行動即不成問題，因此我們一貫主張完全廢止可能成為戰爭原因的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

六五．大會依照其憲章義務所必須作的事最少是譴責葡萄牙在安哥拉進行的殖民地戰爭，並要求立即停止一切鎮壓措施及武裝行動。第二，大會必須要求准許所有安哥拉政治領導人回國執行其任務。第三，必須重申安哥拉人民獲得獨立的神聖權利，並應請葡萄牙立即採取步驟，無條件並無保留依照安哥拉人民

自由表示的意志及願望，將所有權力移交給他們。葡萄牙在其所謂文明使命中完全慘敗，它不可能有任何藉口繼續統治安哥拉。由此亦可見顯然需要建立監督實施此項要求的機構，我代表團認為已經設立的十七國特設委員會是此事的適當機關。此外，應向所有各國，尤其是葡萄牙的北約組織各盟國，提出要求，不給予協助，尤其是軍事協助，並運用其勢力，促使它遵循這些要求。最後，大會必須不排除建議由安全理事會迫切審議因葡萄牙公然無視過去關於安哥拉問題各決議案，故須加以制裁的可能。

六六．我代表團根據這些考慮，提出一件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必須承認的是此件決議草案還不够充分，但表現積極的態度，因之我特向大會推薦。

六七．關於文件 A/L.383 所載的決議草案，我們對它的態度將依我所述的考慮而定。

六八．Mr. BA OUSMAN(馬利)：我代表團同意許多人的意見，認為如果沒有聯合國，就有種種理由需要建立一個聯合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理由是解放仍然忍受殖民地奴役的千百萬人；另一個理由是聯合國雖有其附和帝國主義者及狂熱激烈份子，仍為世界上保衛和平與安全的最堅固堡壘。

六九．因此，一個國家不惜一切代價，堅持只有它對，其餘人類均錯，這真是魔鬼的自負！

七〇．這個審判中的唯一被告葡萄牙缺席，我們並不引以為異。在這些解放殖民地的基本問題中，我們已經慣見葡萄牙統治者的無理及輕視。不管葡萄牙一個最好的友邦及不久以前係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勸之以理，仍有這種自暴自棄的態度，也不足為怪。葡萄牙以求生存，一定不惜任何手段。歐洲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在其本國領土內使用中古世紀的法西斯統治方法，在其“海外”領土內成為最倒行逆施及最野蠻的殖民主義，一個歷時五百年的殖民帝國，葡萄牙不能了解我們現時代的重大問題。關於安哥拉情勢，Mr. G. A. Georges 說：

“如有無限的時間，葡萄牙人或可完全併合該省。但可慘的正是他們的時間有限。”

七一．正是如此；經過五百年的殖民地偏差，時限已至，安哥拉民族解放運動強令突然轉速。一百多年前，de Tocqueville 指出一個政權最嚴重的關頭是

它承認現時代的需要，決定改革。但如等候過久，他就進入如 de Retz 所說所作全是錯誤的時期的危險。

七二．葡萄牙這個歐洲落後的法西斯小國，不能了解非洲各民族的覺醒是我們的時代的極可重視現象之一。它不能了解民族解放運動業經並將繼續予帝國西斯小的殖民地制度以致命的打擊，殖民地制度的崩潰強和平們現時代無可抵抗的現象。人們不能期望一個法西斯小國了解殖民地及屬地人民的解放運動有助於增強和平，並加速人類的社會進步。

七三．但是大會不能長此對一個口是心非者的頑固無理拒絕，袖手坐視。它在簽署聯合國憲章，暗圖保障其殖民地掠劫所得的利潤——其經濟的基礎——之後，現在發覺憲章並非專為保障基本上反對像我們這種文明人的目標的利益而設。

七四．對於沙拉查政府，安哥拉的意義是安哥拉的全部農業資源如咖啡、棉及其他，均集中於殖民地信託組合如安哥拉農業公司(安農)的手中。安哥拉也是比利時通用公司與殖民地相互社所有的安哥拉礦業勘探公司(安礦)；美國的雷恩古根漢集團；海外銀行；附屬通用公司的柏納銀行；一九一七年由美(百分之四十)、英及比利時資本創辦的安哥拉鑽石公司；羅比托礦務公司及隆比支克虜伯(埃森)礦務公司；支哥達及舒爾茲(哥本哈根)；及水力作業公司(里斯本)，這些全是開採鐵砂與錳砂的公司。安哥拉也是托雷斯·褒曼公司，它與雷氏兄弟公司及非南得斯商業公司有聯繫；比利時石油金融公司(油金)，它與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有聯繫，並與海外銀行、里斯本聖雷及商業銀行及安哥拉銀行有關；它也是羅安達煉油廠，它是安哥拉石油公司(安油)的財產。

七五．沙拉查先生的安哥拉是鑽石專賣；莫桑比克波里登公司，這是一個瑞典公司；羅比托燃料公司(羅然)，它與油金公司有關；安哥拉石油特許公司(安油特許)；安哥拉錳公司；安哥拉煙煤公司；安哥拉瀝青公司；上尚比西礦務公司。安哥拉也是開發糖、水泥、漁產及植物油的所有殖民地公司，附屬於兩個因整個安哥拉經濟而自肥的安哥拉銀行與安哥拉商業銀行集中控制的殖民地信託組合的所有公司。

七六．我本不必向大會一一列舉，但是欲求了解安哥拉的悲劇及其背景，必須計及安哥拉經濟中的非葡萄牙利益，我不得不引述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民解)發表的文件中的一整頁：

“鑽石：英美南非公司、摩根銀行、奧本漢默集團、戴比爾、古根漢、雷恩、伏米尼爾、上卡坦加礦業公司、保證信託銀行、比利時通用公司。

“石油：比利時石油金融公司(油金)、大通銀行、寶通銀行、卡賓達海灣石油公司。

“運輸：英美南非公司、威士敏達銀行、英國南非公司、古柏兄弟公司、安哥拉供煤公司及坦干伊喀特許權。

“椰子園：魯因哈農工業隱名公司。

“鋁：貝金雷，他是葡萄牙鋁公司(安哥拉)的股東。

“鐵礬土：比立頓·麻茲查必支。

“漁業：商業擴展公司，它是發達灣公司的股東。

“雲母：美孚公司(安哥拉的代表為汽車商業公司)，及比利時非洲商業銀行，它是安哥拉商業銀行的股東。

“咖啡：卡尚哥農業公司的股東拉勒銀行、安哥拉農產公司及安哥拉農業公司。

“貿易：英美公司，其安哥拉代表為葡美公司、美洲社、達文財團、羅安達貿易公司、羅拔·赫德生父子公司及魯因哈農工業隱名公司。

“糖：巴頓·美赫公司，它是卡色革農產公司的股東。

“棉花：比利時通用公司，其安哥拉代表為棉花公司；比利時非洲銀行、剛果棉公司及魯因哈農工業隱名公司。

“水力廠：紐約水力公司，馬歇爾援助基金。

“礦業勘探：明尼亞波利的郎易公司；雷米納；航空服務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礱化公司；及互助安全局。”⁹

七七．這一切可以使我無需評論某些代表的曖昧態度，其他代表之呼籲緩和，以及聯合王國代表亟圖解剖亞非集團四十多個國家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這些貴使徒們要我們放棄宣告安哥拉人民獨立的權利，以有限制及空洞的自決權代替那個基本權利。當然，為同享獨佔企業的殖民地掠奪贓品者，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獨立

⁹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哥拉——剝削奴役，全國抗戰；第二十六頁及第二十七頁。

的意義是終止它們在非洲人民的血汗上建立起來的特權。聯合王國代表關於安哥拉達致獨立的程序的奇怪論據只能使不知此事者感覺驚異。我們自己認為代表僅在數年前仍擁有最廣大及富足的殖民地帝國的利益者，只能說這種話。

七八．但是我們不可忘記葡萄牙最強大的盟國很聰明，能够適應時代，自願犧牲，以應解放殖民地的要求，而不反抗被壓迫人民解放運動的激烈洪流。我們只要說他們與我們間的衝突主要是兩種意志的正面衝突。這就是我們要消除殖民地奴役制度以成為自由人的意志，以及他們以武器及大炮強迫我們屈伏以保障他們的卑鄙利益的意志。我們的民族要求自人類本性的內在權利獲得力量及決定的理由，而他們的態度的理由卻是非道德而極不道德的，因此不管如何爭辯，決不能挽救那個生活在時代之外而擁有奴隸的落後小國葡萄牙，使它不受世界文明各國的責難。

七九．我不擬重述在我以前於這個發言臺上發言的各位代表，除一個人外，全體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在五百年殖民工作之後全無所成的理由。葡萄牙殖民主義獨樹一幟，集傳統殖民主義一切最惡劣特徵之大成。它造成一個商業及寄生經濟，全無發展可能，任令殖民地獨佔企業及信託組合自由提倡並進行掠奪安哥拉資源；在教育方面採行瘋狂的愚民政策，結果學齡人口中識字率不到百分之十；衛生服務極其簡陋，不能對抗因普遍營養不足而更見嚴重的危害人民的地方及流行病症。

八〇．政治壓迫的推行，由具有種族歧視臭味的機關任之，最近又遵循一個在別處完全失敗的同化政策；這是一個虛偽的同化政策，雖在去年九月中舉辦徒有其表的改革，僅加深“文明人”與“非文明人”的劃分，全無擺脫根深蒂固的昔日殖民地傳統之意；這是一個偽善的同化政策，在解放殖民地的時代中是對安哥拉人民的侮辱。

八一．葡萄牙殖民地政策的此種趨勢距法蘭西同盟未成功的類似企圖已逾十五年。里斯本政府可能視為極大的改革，但所有各國的反殖民主義者對之只有憐憫與蔑視，對距現時代落伍兩三個革命者所有的憐憫與蔑視。葡萄牙領導人的強橫無理必無所成。

八二．我無意詳細分析我們討論所根據的報告書。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雖有種種並非小組委員會之過，而係咎在葡萄牙拒絕以

任何方式合作而致的弱點，卻予我們以關於安哥拉問題的足夠資料，使我們可以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不容申訴，尤其是因為它的帝國主義掛着里斯本政府的法西斯招牌。該報告書使我們的大會有足夠證據，可以就葡萄牙對和平人民進行的殲滅戰爭履行其責任。

八三．安哥拉人民之遭殘害，是慘痛的現實。純粹納粹及法西斯式的屠殺及虐待可能震驚有情感的人，但如果出於既不能學，又不能忘的野蠻人之手，我們卻不以爲異。援引極神聖的基督教文明來爲沙拉查部下所有的罪行辯護，這真是邪惡的言說！

八四．希律王殘殺無辜，所有各國人士震驚達二千年之久。然而他所殺者只有六個人。安哥拉人被屠殺者有五萬人，有許多人被油漿彈燒死，有些人被希特勒軍隊所未曾使用的巧妙方法殺死，定將使本大會震驚憎惡，確使葡萄牙血腥的殖民主義受到譴責，而且無力重犯其罪行。

八五．對歡喜作法律辯論的人，我們願像許多已經這樣作的人指出葡萄牙一貫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中的“關於非自治領土宣言”，而實施該條規定當可使安哥拉逐步並和協發展，走向政治獨立。

八六．葡萄牙拒不遵行安全理事會各項決議，強橫而且無理地違反憲章第二十五條。

八七．此外，它頑強拒絕實施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該決議案反映像我們這種愛好和平及進步人士的差不多一致意志。

八八．這種情勢使大會有理由在本辯論結束時履行其對決心反抗歷史潮流的國家的責任，採取可以迅速結束這種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措施，因為如葡萄牙代表那樣說我們應該關切柏林及德意志統一那一類問題之說是錯誤的，其意係謂安哥拉及解放殖民地等問題應放在後面。

八九．本大會中有識見的人深知殘害安哥拉人民如柏林及其他歐洲事務同樣直接危害世界和平。安哥拉與結束殖民主義相同，是一切進步人士所深切關心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中，前殖民地各國，佔世界三分之一的各國，得有一切民主及反帝國主義力量的支持。無論如何，已經獨立的非洲各國人民決心流血制止這個對和平人民的殖民地殲滅戰爭。這個人民所要求者是五百年來遭受奴役與統治而喪失的自由與獨立。

九〇. 因此我代表團認為關於廢止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主義及使該國迅速達致獨立的任何決議草案，應迅由我們的大會一致通過。

九一. 因此我們歡迎波蘭與保加利亞決議草案[A/L.383]，它可以使我們完全滿意，且與我代表團參加與亞非兩洲四十多個會員國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毫無衝突。

九二. 亞非決議草案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草案的宗旨相同。二者的意願為首先停止戰爭及血腥鎮壓安哥拉平民，釋放一切政治犯，包括安哥拉民族運動領導人(有些人所主張的大赦可能被人人皆知其不守信義的葡萄牙領導人弄成無效)。停止對葡萄牙給予物質援助及軍火供應是兩件草案的基本規定，不容有任何保留。

九三. 為此目的，葡萄牙的各盟國，尤其是北約組織的會員國，應該履行其全部義務，我們要譴責運送作戰武器給葡萄牙而附以不得在安哥拉使用的條件的詭辯。凡以軍火運交葡萄牙的國家均應被認為販賣戰爭的國家，與非洲各國人民為敵。

九四. 關於建立解放殖民地的機構及將權力移交安哥拉人民的真正代表的問題，馬利是依大會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設立的十七國委員會會員國，將不遺餘力，確使非洲的義烈及最强暴腐敗的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安哥拉獲得獨立，無所稽延。

九五. 世界上愛好和平及正義的各國人民，真正願意制止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的屠殺及和平公正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們，都期望我們採取因葡萄牙公然反抗聯合國而須採取的堅決措施。

九六. 我們的組織是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的監護者，應能執行聯合國憲章中規定的和平與安全原則。

九七. Mr. ROSSIDES (賽普勒斯): 一個管理國家堅持一種不合時宜的武力控制及剝削政策，致有暴行爆發，安哥拉就是一個顯著的實例，而且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實例。該地的武裝起事不幸有過分強暴的行為，繼之又有殘酷的鎮壓及廣泛的集體屠殺。由於發生這些慘劇，因而顯然暴露了該領土的殖民地情況。

九八. 大會幸有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那是一個頗有啓迪作用的文件，敘述公正，對主題的處理亦稱積極。我願乘此對小組委員會主席

及各委員表示我代表團深切感謝他們在特別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勤奮努力完成的有價值工作。

九九. 葡萄牙政府不准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以求根據直接情報執行其任務，深堪惋惜，尤其是在此事中，與其他事件相同，如有聯合國機關在該領土境內，必可發生節制雙方及和緩緊張局勢的力量。幸而小組委員會雖有種種困難，仍能搜集充分情報，對安哥拉情勢提出有用的全面報導。

一〇〇. 我代表團亦備悉葡萄牙代表對該報告書的評論[第一〇八八次會議]。葡萄牙政府願對小組委員會主席提供安哥拉情勢的情報，自係方向正確的步驟。

一〇一. 葡萄牙政府似乎見到改革的必要，雖然仍在計劃階段，亦係一線光明，我所指的是葡萄牙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中所作關於此類改革的宣告。這些改革的意向與實體尚無所知，亦未說明。但是它們如果要有積極效用，就應該遵循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有關安哥拉問題的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指示的途徑，那就是應以經由實施上述決議案所提到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而求自決為目的。

一〇二. 自葡萄牙所得到的只是兩個希望尚微的徵兆；其他反應全是否定的。最不合理的是它根據久已失去重要性且經駁倒的所謂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國內管轄事項的理論，全力攻擊聯合國。葡萄牙採取這種理論，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在政治上頗屬不智。它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因為安哥拉的實際情勢，其行政及剝削的特徵在各方面均顯然是殖民地，因之就此事項作任何爭辯均屬多事。

一〇三. 然而葡萄牙在聯合國中的全部態度卻以此為軸心。它所依據的事實為葡萄牙以其本國的立法，宣稱安哥拉為葡萄牙的組成部分，其地位自“殖民地”改為“海外省”。但是這在法律及其他方面均無意義，安哥拉生活的實況實際上並無改變，強迫勞動、土著賦稅法律及其他嚴厲及歧視措施照舊不減。法律立場不能以脫離現實的憲法詞句為根據。

一〇四. 安哥拉擁有四百多萬非洲人口，是憲章意義範圍內受葡萄牙管理的非自治領土。關於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所承認的此項無可疑問的事實，決無規避的可能。

一〇五. 聯合國的管轄權及葡萄牙所負的責任源自憲章第十一章，該章的規定使作為憲章簽署國的葡

葡萄牙必須承認其所管理下各非自治領土及各該領土居民的利益爲至上；它有責任促進他們的福利及其趨向自治的進展，視此爲神聖的信託；它也有義務經常向秘書長遞送關於各該領土情況的情報。而且聯合國已因其關於殖民主義的宣言，據有關於剷除殖民地控制的問題，其有關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係經大會無異議通過。聯合國的管轄權亦源自第九章，因爲這是公然侵犯人權的問題。依照該章有關的第五十五條，聯合國有責任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各會員國又在第五十六條中“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我在前面引述了其一部分。因此，聯合國會員國如不在聯合國內充分處理這些事項，就不可能履行其依憲章所負的義務，並執行關於人權的職責。

一〇六．爲了這些理由，聯合國中的趨勢一貫是不因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而不採取行動；因爲該條的解釋是僅指並非國際關切的國內事項。人權經憲章明定爲國際關切事項。正如澳大利亞的 Dr. Evatt 在草擬憲章的金山會議中所說，一個事項一經成爲正當國際關切之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受本組織管轄。¹⁰ 我可以指出厄發特博士也許是金山會議中對於憲章第二條中列入第七項事支持最力者。在過去十六年中，聯合國的實際慣例爲凡有關於第二條第七項國內管轄問題提出異議者，均不接受。這種異議遭受否決一共有六十九次。

一〇七．又須指出者是在草擬憲章時，預料在實行中聯合國將逐漸承擔較憲章所規定者更爲廣大的權力——美國代表在討論第二條第七項時於會議中曾詳加說明。¹¹ 實際上，我們的希望與我們的目的是：聯合國發展益見增強的執行力量及權力而成爲和平的有效工具。這在事實上就是故秘書長在他去世前數日關於聯合國的成長及發展的發言中所想到的。這實在是經由聯合國進向人類整個目標的實際方法；這個目標就是經由世界法律與秩序而建立世界和平。

一〇八．回到我們現有的問題，在安哥拉最近發生的各項慘況之後，聯合國更有在該領土進行干涉的迫切必要。這些慘況爲以轟炸及掃蕩整個村落及地區，集體殲滅人民，致令死者逾四萬人，難民逃亡者在十二萬五千人以上。這種嚴重情勢深切震驚了世人

的良知，成爲對國際和平的威脅，聯合國負有重大責任，不能袖手旁觀。因此本組織應對安哥拉問題負起更見積極的任務，確使安哥拉人民得有自決及獨立的權利。應該協同努力，促成公正解決，防止再有流血。武力及鎮壓不能解決安哥拉問題，亦不能恢復和平。

一〇九．葡萄牙政府於其鎮壓措施後，宣告安哥拉已經恢復法律與秩序。但是恐怖的噤聲與死亡的沈默絕對不是法律與秩序。歷史的經驗顯示在暫時靜止後會有更大的爆發，隔膜愈深，就更難有了解與和平解決。聯合國力圖防止這種惡化。它進行干涉，促成依據憲章的和平解決辦法，係本着一切有關方面及整個人類的利益。對於其政策暫時可能爲敵視憲章者，聯合國干涉似有不利，但往遠處看，它對採取敵視態度，攻擊它，意圖破壞其權力及威望者，亦同樣有利。因爲任何國際問題的解決辦法如果不是建立在均衡、正義及自由的廣大基礎上，就不能成爲健全持久的辦法，亦不能確保和平。規避聯合國及憲章條規並不能避免此項現實。我適纔說葡萄牙意圖阻止聯合國處理安哥拉問題的態度，不僅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在政治上尤其不智，即係此意。

一一〇．迄今爲止，葡萄牙的反應似謂安哥拉問題是聯合國故意虛造的，如果不讓這個世界組織處理，就會自動消失。但是這個問題是一個活的，而且是日見增長的現實；它堅決前進，直至獲得公正解決爲止。它起自一個急遽改變的世界，葡萄牙不應閉目無睹，沈緬於十九世紀，而一任事物則急遽前進。不管我們每一個人對殖民主義的想法或觀感如何，它已成過去。圖以任何方法保全它是徒勞無功之事，必將失敗，而且有嚴重不幸的結果。這是消極的努力，終將對統治國極爲有害，嚴重傷害它的利益。其他殖民國家似已終於認識此點。聯合國的努力是協助葡萄牙自動前進，在事況變化尚未因暴行與武力的影響及使解決辦法更見複雜及更加困難以前，走向解決之途。

一一一．在這個迅速及急遽發展的時代中，人類於一切問題中所遭遇的最主要問題爲調整的問題。我們須能使我們的思想及行動適應改變中的世界的情況，否則我們就會完全脫節，將遭受其所有的一切嚴重危險。由於技術的成功，發展的速率益見增加，迅速調整的必要亦隨之更見迫切。

一二．關於這個問題，我代表團誠懇希望葡萄牙全國能够計及其在多種族文化中的歷史使命，其過去作爲航海及探險先驅的優良前進成績，可以看到隨

¹⁰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I/1/39。

¹¹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I/1/42。

着時代前進的迫切必要，並且爲了開明的自我利益，以開明及誠意的精神，欣然與無可避免的情事合作。俗語所謂“施即是受”之說，亦頗可適用於益見相互依賴的世界中的實際政治。

一一三．我們並不忽視葡萄牙政府所須應付的困難，也不忽視其與安哥拉的關係斷絕後對它的經濟的影響。但是正因爲這些考慮，葡萄牙應該進行早日重新檢討其對安哥拉的政策，在爲時尚未過晚之前，充分尊重並實施安哥拉人民在聯合國憲章範圍內自行決定其地位及前途的權利。這必然會造成健全的新氣氛，可以於其中爲葡萄牙與安哥拉的共同利益，在自由與平等中建立雙方的關係。

一一四．我們認爲在促成和平解決的努力中，爲求達致此項目的，必須在大會中加以討論，由聯合國進行干涉。本此意志，我們聯合其他代表團，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函中請將關於安哥拉的項目列入大會上屆會及本屆會的議程，我們也認爲雖有種種困

難，聯合國的影響力量並非全無效果。聯合國將須密切注視這個問題，在避免再有流血的努力中，堅持力求適時實施安哥拉人民自決及獨立的權利。

一一五．我代表團本此精神，與四十三個其他代表團共同提出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我希望能夠獲得本大會絕大多數的支持。它是一個溫和的決議草案，其目的爲便利葡萄牙與聯合國及安哥拉人民合作，努力以和平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一一六．我代表團誠懇希望葡萄牙政府依照葡萄牙民族所有的政治才幹及政治智慧，與聯合國積極合作，共同努力，對安哥拉問題提供早日解決的方法，在憲章範圍內求一切有關方面的最高利益。聯合國可以因此而在以全世界自由爲基礎的世界和平豐碑上，再加一塊堅石。

午後一時散會

第一一〇一次會議

A/PV 110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二十七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MBEKA(剛果,雷堡市)：剛果(雷堡市)代表團看到大家是在葡萄牙代表團與其他國家代表團完全隔閡的情形下進行討論關於我們目前的安哥拉問題議程項目，殊感遺憾。

二．葡萄牙一直在堅持安哥拉係屬葡萄牙行省這個不合時代的神話。它居然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的規定宣稱，凡是本組織所已通過的或可能通過的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決議案與建議均屬非法。里斯本政府的態度表示它顯係缺乏誠意。鑒於此種態度，大會在進行任何進一步的討論之前，自當以對此拒絕履行義務的會員國採取懲罰措施較爲得計。

三．不過，既然本組織不能強使會員國遵行它的決議案——也許本組織最大的弱點就在這裏——剛果(雷堡市)代表團認爲較詳盡的討論並無用處。因此它祇限於譴責葡萄牙答覆的虛偽性質，及其對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工作所發表的毫無根據的批評。

四．對於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們所發表的有力聲明，我並沒有其他的話可增添。剛果(雷堡市)對葡萄牙殖民主義這個棘手問題所持的態度是鮮明而爲衆所週知的。剛果共和國總理已於一九六一年八月二日代表其政府發表的聲明內首先說明此項態度。其後剛果(雷堡市)外交部長彭布古先生又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第一〇三五次會議]向本大會的會員國作同樣的說明。

五．剛果(雷堡市)代表團熱烈祝賀小組委員會的諸位委員，因爲他們已在他們任務規定的範圍內不顧葡萄牙政府所表示的不合作而完成了優異的工作。由於拒不讓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的領土，葡萄牙已再度蔑視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